

盲人脱贫记

必望进新屋啦！必望嫁女啦！必望家出了个硕士啦！

通山县燕厦乡新庄坪村11组的朱必望，二十年前遭遇不测，生活一下子掉入无底黑洞；近十年慢慢地苦尽甘来，近五年日子越过越有希望，想一想，他家今后的生活会更幸福。可有谁知，这一路走来，坎坷、辛酸、悲苦，曾恶梦般缠绕在朱必望周围，每一次关头，他都选择了咬牙挺住，自力，自强。

2001年初秋的一个中午，34岁的朱必望在矿山掏“哑炮”时，膨化剂突然喷发，烧伤了双眼。他鲜血淋漓地被人送往市医院救治，命保住了，两眼却一抹黑。要治好眼睛，还需6万元到北京换角膜。在两间茅房里，一家5口人，泪眼相向，愁眉苦脸。6万元在当时可建起两栋简易房子，朱必望家徒四壁，已经欠下一万多元债务，只能悲叹与放弃。

那段日子，命运坠入了低谷，全家陷入困境，过得是日愁夜愁。看着3个读小学的可怜的孩子，朱必望顿时来了力量，发誓要咬牙活下来，活出尊严。他握住老婆的手，铿锵有力地说：“我欠的账，我还！”

2006年春节一过，夫妻俩就商议，朱必望照看家庭，李淑兰外出打工。妻子省吃俭用加班加点干，每月定期汇回生活费，两年挣下了六千多元。之后她又在离家不远的大理石厂搬石板，干起男人才干的重活，一年下来能挣上万元。李淑兰里里外外操劳，落下不少毛病，听力也明显有了障碍。

朱必望常年累月地摸爬探索，煮饭、切菜、炒菜、挖地、锄草、耘田、砍柴，正常人能干的他

都能干。小儿子深有感触地说：“每座山都在父亲脚下走熟了，连狭窄陡峭的山路他也敢走。”有一年发山火，他竟然幸运地一个人砍了柴拖回了家。生活再苦，一家人在一起就有个照应，遇到困难互相有个依靠。有一天，养的三头黄牛失踪了，夫妻俩连夜打着电筒，手牵手爬上村里最高的山峰，找了两天终于找回了黄牛。

妻子外出的那年，朱必望开始养猪，因无经验又担心猪发病，他只敢养一头母猪试试。人家说，瞎子自己饿不死就万幸了，要养猪？不养死才怪呢！他偏不信。细心照料，母猪越养越大，头窝就落了两只猪崽。当地人又戏言：“双猪独狗”非吉兆，必望怕是又要倒霉了，意思是母猪下猪崽头胎不能是双数，狗崽不能是单数。结果呢，第二年又落了10只猪崽，由于市场行情不好，没有赚到多少钱。李淑兰想想那些闲言邪说，感到害怕，她劝丈夫：“莫把我打工几个钱都给猪吃了。”

养猪不赚钱，养牛死过5头，找失踪的牛差点跌下悬崖丢了命，儿女辍学打工，一连串的挫折。朱必望却不服输，一步一步稳扎稳打。由于细心又专心，慢慢积累了经验，且经常让妻子读养猪知识给他听，功夫不负有心人，他连着有几年养猪收入都在两万元以上。

为节省买饲料的支出，夫妻俩除了种好自己田地还租种了邻里的，一年割谷40来担，挖红薯20多担，收玉米千余斤，黄豆、芝麻、花生等其他作物，人家有的他都有，人家没有的他也有。好心的邻里主动把地里的红薯藤，让朱必望夫妻俩割给猪吃。为贴补家用，夫妻二人有空就找事做，一道上山挖药材，砍村组公

路两旁的茅杆杂草。今年还管理雨山两个组的自来水，疫情期间上山砍了几千斤柴，锯好，整齐地码在厨房与猪圈外墙，成了一道风景。

几年勤扒苦做，朱必望还清了债务，还存了十多万元。于是，2011年开始盖新房。做屋劳神费力，健康人都要磨破一层皮，别人房子一两年盖好，他家前后花了四五年时间，不到万不得已不要人帮。买沙石、水泥、钢筋、挖地基等等，一家人齐动手，加上妹夫做木工，女婿做电工，叔父负责运输。2016年，230多平方米的两层楼房终于完工。右边盖了猪圈，左边是厨房，中间是个院子，够宽敞的。入屋那天，亲戚朋友与邻居都为他们庆贺，一家人喜得合不拢嘴巴。

尽管房子一做，家庭又空了。但这一次心里有了底，政府有引导，千难万险再也难不倒走向新生活的勤奋者。2016、2017年，全家鼓足了劲，依靠政府扶贫贴息贷款10万元，养了十几头牛，几头猪，不仅按时还了贷款，而且有了存款。2018年朱必望家赶上全村发展的步伐，摘掉了贫困帽，迎来了丰衣足食的好时光。

朱必望大女儿早已出嫁，生了几个孩子，丈夫很爱她，建了新房，一直以来没嫌过她家境，而且十分孝顺老两口。朱必望大儿子朱治辛打工有了积蓄，也相中了对象。小儿子朱国强高考录取南昌大学临床医学，去年考上了石河子大学医学硕士。他的愿望是毕业后能在武汉工作，离家近点，好照顾父母。

在这新时代，朱必望扛起顶梁柱的责任，比健全的人都能干，一次次咬牙挺过难关，家就自然兴旺起来，生活自然越来越好……



胡喜荣(嘉鱼)

年轻的妈妈告诉大家，120的车已经出发了。可是这么深的水，车过不来，怎么办呢？人群躁动起来，大家都思考着，却怎么也想不出可行的办法。正在一筹莫展时，一团橘黄的光影从雨幕中快速逼近。

近了，人们看清了，那是两个消防战士，他们戴着钢盔，穿着雨衣，外面套着橘黄色的救生衣，正奋力划着皮筏子，朝人群而来。等到了人们面前，一个消防战士用瓢舀起皮筏子里的水往外排，另一个消防战士站起来，用袖子擦了擦脸上的雨水，拿起喇叭，高声喊话：“请大家不要拥挤，排好队，按顺序上船。”

“让她先上船，孩子看病要紧。”白发苍苍的老婆婆大声喊道，然后帮年轻妈妈撑伞，护着她往前走。人群自动往两边让开，年轻妈妈快步从人群中走出来。一个消防战士接过年轻妈妈怀里的孩子，等到她也上船后，两个消防战士飞快地划桨，“哗哗”的水声中，皮筏子像离弦的箭一样往前冲去。

几分钟后，消防战士划着皮筏子返回，

告诉大家年轻妈妈抱着孩子上了救护车。孩子有救了！大家心里都松了一口气。接着，大家让两个孩子先坐上皮筏子去上学。一趟、两趟……雨中，皮筏子来回行驶在街道上，两个消防战士的身体随着划桨的动作一俯一仰，水顺着脸庞往下流，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

雨，冰冷、无情，一直下，一直下，河湖告急，圩堤告急……在这冰冷的底页上，一只只皮筏子，一艘艘冲锋舟疾驰而来，那船上橘黄的身影，为人间涂抹上一片片暖色，给人们送来一缕缕温情。

水灾无情，人间正暖！

彭珍(嘉鱼)

跟隔着屏幕听歌不一样。我第一次听我的音乐老师殷老师唱歌就有这样的震撼。

那年学校举办元旦晚会。正当观众意兴阑珊之际，殷老师背对着观众出场，裙裾翩翩，在歌曲前奏中慢慢挪向C位。台下嘈杂的声音微微喧动礼堂的气流。只听那一声“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唱腔一打开，整个礼堂瞬时静下来。浑圆而光芒四射的声音从灯光弥漫的舞台上流淌过来，每一个字都带着宝石花的璀璨，每一段潺潺流动的歌声如月下击磬，如金声玉振。我整个的心浸润在曼妙抒情的旋律里，沉醉在珠圆玉润的声腔里，忘记了周遭的存在。那年殷老师刚从音乐学院毕业，女神般的美貌，天籁般的演唱，点亮了青春的记忆。

与优美歌声相遇的故事何其多。这些相遇总会成就平凡岁月中的朵朵诗情画意。我拥有的这一份美好歌声记忆，也会在某个不经意的黄昏或雨夜，悠然响起。

煤油灯

周瑞云(赤壁)

旧中国积贫积弱，民族工业落后，没有开采、提炼石油技术，被洋人讥讽为“贫油国”。煤油、柴油、汽油全部依赖从国外进口，很久一段时期内，民间一直称煤油为洋油。

古时，只有大户有钱人家用油灯照明，且多数用的是植物油；也有的人家用蜡烛、松香、松木块、木条点燃照明。普通平民百姓常年四季无钱点油灯，生活规律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囊萤映雪、凿壁偷光”是古人比喻寒门学士勤奋苦读的育人典故，被世世代代后人广为称颂。孙康利用雪夜光亮孜孜不倦读书，寒窗苦学，才高八斗，终成国之栋梁。车胤从小好学不倦，无奈家庭贫困，只得用白绢布袋装萤火虫照明看书，勤学好问，飞黄腾达，官至吏部尚书。西汉匡衡无钱点灯，凿穿墙壁引邻舍灯光读书学习，成为宰相和有名学者。一代伟人毛泽东在上杭古田小山村昏暗油灯下写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光辉论著，指明了当时中国革命前进的道路为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家乡鄂南山区尚没有通电，照明是用煤油灯，乡亲们还习惯称煤油叫洋油。那时，物资匮乏，不管吃的穿的还是用的东西都限量供应，买肉、买布、买米和购买生活用品全要凭票证到食品所、供销社、粮店排队选购。煤油属紧俏物资，一般家庭都节约使用，能省则省。简单的煤油灯是利用废旧小油漆罐或用完的墨水瓶装上煤油，再在盖子上戳个洞，用铁皮做一个管子穿过洞盖，把棉线或布条制作的灯芯穿过管子浸泡到煤油里，如此做成一盏简易的煤油灯，火柴点燃即可照明。有的在油灯侧边不同方向凿制三根灯管做成吊灯挂在房梁上，点燃后照得满堂亮，效果不亚于今天的大厅吊灯，只是没有奢华的外表而已。有的用铁丝拧成提式或握式把手，便于移动使用。有的用硬纸壳制作简单防风罩防风吹灭灯火。年轻人结婚，女方嫁妆里总少不了两盏玻璃煤油灯，灯的外形如细腰大肚葫芦，灯头一侧有个可把灯芯调进调出的齿轮旋钮控制开关把握灯的亮度，灯头四周有外伸爪子固定灯罩。

细水长流，日积月累。会过日子的家庭主妇总喜欢把煤油灯的灯芯调到最细处，让黄豆粒般大小的灯光闪闪发亮，使家人远远见便倍感亲切、温馨。有的人家为节油，平时吃晚饭不点灯，就着灶炉火苗慢慢吃，一举两得。节日里或客人临门的时候，她们会把灯芯挑大，增大亮度，给人一种热情、大方、豁达、宾至如归的感觉。每逢红白喜事，主人借来马灯或用自制多管煤油灯吊在堂屋房梁下，高灯远照，灯火通明。

小时候，学校要求以村湾组织读书学习小组，每组推选同年级学习组长，负责召集同班同学轮流到各家读书写作业，大家团团围坐在煤油灯下，温习功课，相互辅导。家长对爱学习的孩子从不吝啬，也不在乎点油多少，拿出家中最好最亮的油灯供我们使用。大人悄悄放下手中活计，进出走动轻手轻脚，生怕打搅大伙的学习氛围。长时间的油灯熏照，同学们口鼻难免吸入油烟，往往第二天早起洗脸发觉鼻孔和脸上沾满油污，擦洗过后的毛巾常常染黑洗脸水。有时因为挨灯过近，烫焦头发、眉毛现象时有发生。

冬天的山村夜幕降临特别早，为打发时光，妈妈常在油灯旁教我们做影子戏。把煤油灯放在距墙不远的位置，人在灯前用手变换形状做成形似兔、猪、狗、猫等图形反射到墙壁上，形象逼真，栩栩如生。有时候，爸爸在灯光下教我们唱儿歌或者讲述历史人物故事，津津有味。

那时，群众业余文化生活较为单调，发电放电影是乡村人气爆棚的集会，热闹非凡，十里八乡的老幼乡亲们打着浸泡过煤油的火把前往观看。前照一，后照七。腿长身高者手举火把走在本湾队伍中、后头，照耀着一行人高兴而出，满意而归。

光阴荏苒，世事变迁。家乡早已实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梦想，照明点油灯的历史一去不复返。生活有了电，真的很方便。回忆起煤油灯下的岁月，总感觉那么遥远而又温馨，别有一种情愫，格外令人刻骨铭心。

温暖的皮筏子

江南小城，雨仿佛不知疲倦似的，一直下，一直下。天地之间织起密密的雨帘。雨打着房顶，敲着玻璃窗，噼噼啪啪的响声像炸豆子似的，从早到晚响个不停。

这天早晨，人们从家中走出来，想像往常一样上班、上学、买菜……然而，他们却发现街道已化作一条河流，水打着旋儿哗哗地流动，淹没了绿化带里的灌丛，高大的林道树仿佛也矮了半截。雨还在下，溅起大朵的水花。

人越聚越多，大家都焦急地站在高处。一个年轻人卷起裤腿想淌水过去上班。水没过他的腿，爬上他的腰，积水竟有一米多深！年轻人的衣服被打湿了，风一吹，他打起冷颤，无奈之下，他嘟囔着回家去换衣服：“这个月的全勤奖又泡汤了！”

白发苍苍的老婆婆不能过去买菜，急得皱起了眉头。两个孩子无法按时上学，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一个年轻的妈妈哭喊起来：“谁来帮帮我呀，孩子病了，得马上送医院！”她一手撑伞，一手抱着孩子，那孩子约摸一岁，脸色潮红，小小的身体不停地抽搐着。

回旋在心头的美妙歌声

歌声从远古文明走来，在田间地头，在节日盛会，在大雅之堂，演绎着种种丰富多彩。现在喜爱唱歌的人亦如繁星满天。

这个歌舞升平的时代，有许多好歌和歌星应运而生。然而萦绕在我记忆深处的一段段歌声，却像清泉石上流，难以忘怀。

记得那是小学三年级的一节音乐课。教我们数学的余老师大腿上立着一架二胡，左手扶琴，右手操起琴弓，舒缓自如地拉起一段乐曲。二胡声悠扬宛转，整个教室安静肃穆，仿佛有一种流畅的神秘的美好攫住了小小心灵。稍后，在二胡独奏声中听到老师范唱：“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送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音乐深情优美，温柔动人。老师的歌声清亮柔和，如磁石一样吸引着我们。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和谐的旋律美妙人心。稚嫩的童声一遍遍跟唱，宽宽的教室里回旋着清亮晶莹如水的歌声。偶遇月光明照的夜晚，就会想起这首歌，想起那个接受音乐洗礼的旧时光。

再次被纯美的歌声感动，是在初夏之际。教室外的广玉兰翠冠繁茂，绿光流逸。枝间盛开好几朵雍容的白花。久负盛名会弹琴唱歌的戴老师借我们班上一堂音乐公开课，一群将要毕业的学长来听课。整堂课已经记不清了。但是，戴老师亮嗓唱陕北民歌《兰花花》的那个瞬间，就在眼前耳边：“青线线那个蓝线线，蓝个莹莹地彩……”老师唱出了浓郁的陕北民歌风味。歌声鲜活灵动，仿佛每一个音符都活泼泼地游弋在声音的清流里，仿佛一个从宋代走来的质朴素雅的缠枝青花瓷瓶在洁白的台布上莞尔一笑，百媚千娇……歌声里面分明藏着一个质朴多情的女子，令人倾心向往。振声高歌的戴老师，当时离退休也就一两年罢，斑白的头发，略显迟缓的步伐，藏不住他过人的音乐才华。简陋的风琴声，流光溢彩的歌声，就这样定格在晴明的新绿里。

你也许有过亲临现场听明星唱歌的经历，激动而满足地倾听真声共鸣回荡，到底